

## 报告文学

## 生死“解忧”

□ 钟秋兰 文/图

这是一群普通人。不过，他们的故事有关死亡和奉献。

一条沧桑的老街，一间普通的小店，一群不同面孔的店主……在新余，有这样一家特殊的粮油铺，21个人“凑份子”成了“股东”，店里的收入都用于新余市红十字会“莲丝信使”服务中心的志愿活动。他们的领头人叫黄河，他是新余钢铁厂职工，也是新余市红十字会“莲丝信使”服务中心的主任。黄河的身边，是志愿者刘新萍、吴志人、白永明等人，他们的背后，是该市600余位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 哀伤也能抱团取暖

知道黄河，是因为江西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夏晓雯的推荐。她说，近年来新余市民间遗体器官捐献工作一直走在全省前列，“这和志愿者黄河等人的努力分不开”。“21个人筹资开了家粮油小店，以小店为落脚点展开遗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特别不容易。后来很多新余人知道了，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对遗体器官捐献的心态也从最初的抗拒变成了理解。”

见到黄河是在今年的清明节前夕。4月3日，笔者从南昌赶到新余市长安陵园，天色尚早，陆续已经有市民手捧鲜花来陵园追思亲人。在陵园的一侧，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馆也开始有人到达。在这里，一共安眠着从2009年到2023年去世的不同年龄段的46位遗体器官捐献者。每年的清明节，新余市红十字会都会在这里组织集体追思活动。

“我志愿成为遗体器官捐献者之友，秉承红十字会精神，宣传捐献理念，尊重关爱生命，践行志愿服务，努力成为一名无私奉献的捐献志愿者！”“我承诺，百年之后，我将有用的遗体器官，无偿奉献给最需要的人，为挽救他人生命作出最后的贡献！”10时整，黄河代表志愿者宣读宣誓词。他穿着红十字志愿者常穿的红马甲，戴着眼镜，国字脸，在人群之中并不显眼。

追思现场音乐低沉，气氛肃穆，刻着46位遗体器官捐献者姓名及生卒年月的大理石纪念碑静默又庄重。“黑暗降临，阴云密布，命运之神让您跌入深谷，但您仍然拥有选择的权利……您来过，您不曾离开，您用平凡生命的最后闪光，把人间照亮，朋友，感谢您。”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手持表达哀思的黄色菊花，用诗歌朗诵表达对遗体器官捐献者的敬意。这群“红马甲”，有来自新余市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也有来自“莲丝信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他们中大部分还有另一种身份：遗体器官捐献者的亲属。曾经，他们只能独自感怀追忆亲人，但有了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馆和“莲丝信使”服务中心这个公益组织，他们不再独自躲在隐秘角落，哀伤也能抱团取暖。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这些志愿者们来自新余市各行各业，有各自不同的工作，纪念仪式结束，他们如水滴归入大海，散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但黄河、刘新萍、吴志人等人，还要安排人手去一个地方，那就是位于新余市老西街的粮油铺，店要开门离不开人，出资凑份子的中坚力量就成了轮流守店人，打理着粮油铺的日常。

从天空俯瞰这片鄱阳湖和长江簇拥的古老腹地，呈现的是一幅山高水长的九派画图。

这座被一万六千多首先贤诗文反复描摹的大山，让人细致而明确地体会到“庐山天下悠”的风貌和神采。自从司马迁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这峰岭纵横的大山就跃上葱茏，成为千古人文的海拔地标。在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目光里，这山是归去来兮的底气与皈依；在唐代诗人白居易审视之下，四月盛开的山寺桃花，是春天最后的芳菲；在旷达豪迈的苏轼看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诗词里，庐山的文脉从来就没有断档。它们化作了东篱采菊的桃花源，萌发了发脉于九江的田园诗派；化作了江西诗派大宗师黄庭坚笔下的桃李春风和江湖夜雨；化作了同光体诗派开山巨匠陈三立门前绽放的云锦杜鹃。这就是庐山，它绵延起伏的

## 有了“解忧杂货铺”

店开着就需要守店人。守店可不轻松。

黄河、吴志人、白永明都是新余钢铁厂的工人，上班轮休制，守店也轮流安排，自由职业的刘新萍就成了守店的主力。11时左右，追思会结束，黄河等人抓紧时间处理会后事宜，刘新萍带着笔者穿过大半个新余城，来到了粮油小店所在的老西街。

老街斑驳窄小，两边的房子大多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建造的黄色砖房，电线横挂缠绕，已显出老态。“别看现在老西街是这个样子，从前可是新余市最繁华的地方。”刘新萍圆脸微胖，气质可亲。随着“哗啦”一声，粮油小店的卷闸门被她推了上去。

阳光打进了小店，里边整齐码放着粮油、香烟等商品，是常见兼卖杂货的粮油铺的样子。才刚开门，店里的空气有点闷和潮湿，刘新萍搬了个塑料凳放在店门口请笔者坐。刚进4月，门口枝干遒劲的老树正吐着新芽。其间，有贩卖草莓的商贩骑着三轮车摇摇晃晃从门前经过；看到粮油铺开门了，对面美发店染着黄头发的小哥过来转悠了一会儿。一切显得日常又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刘新萍成为小店的“股东”是因为她的母亲。2019年6月13日，刘新萍63岁的母亲袁淑兰因心脏不适在新余市人民医院去世。此前，老人已经签署了遗体器官捐献志愿书。按照她的意愿，家人将她的遗体捐给井冈山大学医学部。老人过世当日下午，新余市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们仔细地帮她整理了遗容，举行了简朴的遗体告别仪式，随后井冈山大学医学部的工作人员用车接走了袁淑兰的遗体。看着车辆驶离，刘新萍心里既有失去至亲的惶恐和悲伤，又有隐隐约约的牵挂，感觉母亲还在这个世界上。

“我母亲是位了不起的女性。”说起母亲，刘新萍语气中透着不自觉的自豪。袁淑兰早年离异，独自抚养女儿长大，走南闯北做生意，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强人。无论生活多么坎坷多么忙碌，她都把自己收拾得既精神又精致。对于遗体器官捐献，她也是早于女儿接触到。刘新萍在母亲的影响下，也带着女儿签署了捐献志愿书，一家三代人都成了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母亲的过世更让刘新萍成为新余市红十字会“莲丝信使”服务中心的“铁杆”志愿者。“莲丝信使”服务中心的成立，既是为了宣传遗体器官捐献公益事业，也是为了已签署遗体器官捐献志愿书的志愿者及逝者家属提供援助及抚慰。为此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们常常要上门看望，但没有经费，志愿者们常自掏腰包买慰问品，这让只是普通人的他们感受到了经济压力。怎么办？大家一合计，不如凑点钱开个粮油店，店铺可以作为志愿者的落脚点，利润可以作为服务中心的日常开销……2019年4月，公益小店开张，刘新萍是“21个”之中的“1”。

就此，新余市老西街180号，一个店招上绘着红色爱心的粮油小店出现了。拥有21个“股东”的小店成了志愿者们的“解忧杂货铺”。

## 赣地采风

肌理与褶皱里，散发着白鹿洞书院的千年书香；演绎出特岭之上万国建筑博览的别墅群；放映出一场创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爱情影片《庐山恋》。这就是庐山，在成千上万方摩崖石刻里，同样掩映着九十九盘古道上山高的神韵；这里是庐山，那山，那水，那人，不是追随，不是驾驭，是同行是共舞，是大能量的自然之间的相互缠绕与燃烧。故此，著名建筑哲学家赵鑫珊说：原以为庐山没有鸟啼与钟声，是一座缺少诗意的火山。现在我知道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庐山的生态与人文都是有海拔的。

当一茬茬上小学、念中学的娃娃，吟

## 释怀与坚定

黄河是“21个”的召集人和核心，承担了更多的责任。笔者和刘新萍边聊边等，直到中午12时40分，黄河才带着另外几名志愿者匆匆赶到店里，并热情地邀请笔者一起吃中饭——十多个饭盒拿上了桌面，一半是饭，一半是菜。饭有点硬，菜有点辣，有人被辣得发出“嘶哈哈”的声音。

吃饭期间，一个男人踱进店里和黄河几人打招呼，听到笔者问为什么要在老街开店，他接话：“因为这里的店租便宜啊，一个月1000元，开店成本小，店铺维持得下去。”黄河笑笑，对笔者说，那是房东，就住在店铺楼上，有时候也会来帮忙照看店。

房东说笑几句又走开了。吃饭中，不时有顾客光顾，买的商品都很小，一包烟，一瓶水，甚至只买一个打火机。黄河不时放下手中的盒饭，在记录本上一一记录下来。

饭吃得很快。趁着好几个“股东”都在店里有人看店，笔者请黄河说自己怎么入了公益这个“行当”。黄河的神情顿了顿，沉默了会儿——“其实，我也是遗体器官捐献者家属。”黄河打开了话匣子。

黄河1970年6月出生，曾经当过兵，退伍后在新余钢铁厂工作，2010年便参与到遗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中。2015年，他时年38岁的小弟弟因病去世，按照弟弟的意愿，眼角膜及遗体都捐献出去了。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生死离别，黄河很长一段时间没能从弟弟这件事情中回过神来。有一次他做梦，梦见弟弟没有穿衣服躺在一间砖瓦房里，房间里光线暗淡，弟弟一个人，眼神孤单可怜。醒来后他心里针扎一样自责：听从弟弟的心愿捐献遗体器官，到底做得对不对？

煎熬中，江西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给他打来电话，告诉他弟弟的眼角膜捐给了3个人，这3个人都重见光明了。那一刻，黄河释怀了：弟弟的选择是有价值的。就此，他成为一名坚定的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不仅自己签署了捐献志愿书，还热情地投入到了这项公益事业的宣传服务中。

但在早期，遗体器官捐献并不被大众理解。很多人看到志愿者宣传，就觉得“晦气”，避之不及，甚至说出非常难听的话：“有本事把你老婆也捐了去呀。”在外面得不到理解，在家里，爱人也理解。2018年除夕下午4时，一位80多岁的捐献者在医院去世。接到电话，黄河半个小时就赶到了医院。彼时，只有逝者的孙女在场，悲伤又无助。黄河带着几名志愿者一边安慰她，一边帮忙联系对接接受捐医院，同时帮忙联系社区负责人，开具社会关系证明、死亡证明等。

“当时社区负责人去广西过年了，真的是好一阵折腾，直到第二天大年初一，才处理好各种关系，通知南昌接收医院派车来接遗体。”次日，还没有吃饭的黄河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掏出钥匙开门——门打不开，被生气的爱人反锁了。心有愧疚的黄河不敢对爱人有怨言，说尽了好话，一个多小时后，爱人才让他进了门。

（压题图为新余市红十字会志愿者及遗体器官捐献者家属举行追思活动）

## 九江映像

□ 梅曙平

哦课本上选入的20余篇描摹九江的诗词时，九江的人文自然也便飞流直下三千尺，散布得到处皆是。听，这一群学子正在朗诵周敦颐的《爱莲说》，那一群学子朗读的是苏轼的《石钟山记》，那喜一声悲一声吟哦的是白司马的《琵琶行》，还有一群娃娃是在唱唱湖口的青阳腔。那翩翩飞舞的衣袖，情意切切的吟唱，在鄱阳湖唱晚的渔舟上，在满载青瓷与茶叶的舟船上，在人们的心里，焕发着水汪汪的江南。听，鄱湖候鸟的嘹唳是它的伴奏，吴城、姑塘码头还有三大茶市、四大茶市的船工号子是它的鼓点，而浔阳琵琶长一声，慢一声，伴随着大江东去千叠浪，

## 从“1”到“600”

黄河遇到的是回家吃“闭门羹”，刘新萍的丈夫则以为她进了传销组织，再三劝阻。但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都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刘新萍的丈夫也加入了志愿者队伍。

之后，新余钢铁厂工人吴志人、白永明、程青海等人陆续加入，组成了以21人为骨干的志愿服务队伍。开了粮油店，有的人负责守店，有的人甚至还要扛着米面油爬楼送货。“做志愿者于自己并没有好处，这样无私付出到底值不值？”“让人延续了生命，获得了新生，值得！”作为工人，无论是黄河还是吴志人、白永明等人，都不善言辞，但答案一致。

从早期看到志愿者做宣传工作退避三舍，到现在偶遇过世的遗体器官捐献者在志愿者们们的操办下体面庄重地离开，新余市很多社区的大爷大妈在思想上都有了改变。

80多岁的方瑜莲便是其中的一位。方瑜莲中风后瘫痪，行动不便，大部分时间都窝在家里。没成为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前，她精神萎靡，总感觉无所依托；签署了捐献志愿书后，刘新萍知道了她的境况，便经常上门去看顾她。一来二去，家里少了药、门锁坏了、水龙头要修了，方阿姨都给刘新萍打电话，志愿者们总是第一时间上门为她解决问题。方瑜莲也乐观了不少，会借助轮椅到小区院子里转转，看到邻居，也会善意地打打招呼。

向死而生，方瑜莲的生活反而有了生气。她住的是政府提供的廉租房，还领着生活补助，虽然行动不方便，但她仍然把家收拾得干净整洁。“要过好自己的日子。”方瑜莲说。清楚遗体器官捐献的意义吗？方瑜莲点头：“都理解的，国家管了我吃住，对我这么好，我也要去帮助他人做好事！”

从遗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到“莲丝信使”志愿服务中心；从“1”到“21”到“600”，新余市遗体器官捐献公益事业回声渐响。3月27日，新余市红十字会在抱石公园广场开展遗体器官捐献宣传及志愿报名登记活动，一名市民当场加入遗体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队伍；4月9日，新余市红十字会在同一地点开展“生命·遇见”2023遗体器官捐献宣传活动，7名市民成为遗体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整个清明缅怀纪念月活动，有意向登记遗体器官捐献的市民40余人，成功登记24人。

5月20日，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可在井冈山举办的全国首届人体器官捐献生命接力运动会上说，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自2010年启动，谱写了“生命至上”的华彩乐章。人体器官捐献被社会越来越广泛地认可和接受，成为我国社会文明进步的新风尚。新余市“凑份子”公益小店的成长，正是时代潮流的一种独特体现。

文章截稿时，从江西省红十字会传来消息，截至2023年4月底，全省遗体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累计18.2866万人，实现遗体器官及组织捐献1924例，其中人体器官捐献1260例，眼角膜捐献593例，遗体捐献505例，挽救了3300个濒危生命，让1100名角膜病患者重获光明。江西的器官捐献工作连续4年居于全国第一方阵。

借着苍苍蒹葭，借着清风明月，吟唱在浔阳江的游轮上，铮琮在耸立千古的琵琶亭、浔阳楼上，将唐风宋韵，传送到五湖四海。如果说青阳腔是九江历史和人文的人文注解，那么浔阳琵琶便是故园情感的个人抒发。它们编织的岁月，好似云居山一音钟磬，叫人彻悟，令人发古今之幽情。

倘若你有过许多天行脚，不妨找点空闲，来九江走一走，上舍鄱口观日出，体悟“千里鄱湖一岭西”的雄浑气势；到吴城望湖亭上看数万只候鸟打造生态长城；去庐山云海寻访有“水中大熊猫”之称的桃花水母；追踪董奉、王羲之、顾恺之、谢灵运、陆修静一众高古大贤演进的魏晋踪迹；一览湖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大江东去，看看这座城市古老符号的背后，好风凭借力，推进沿江开放开发的流光溢彩。

## 豫章随笔

爱是  
如何发生的

□ 阿袁

在北方读大学时我遭遇到的最尴尬的事情，是别人问我哪里人，一开始倒还无所谓，那时天真，没见过世面，不知道还有地域鄙视链这回事。“你哪里的？”“江西的。”我朗朗而答，和那些来自北京上海的同学一样。“哟——老表呀！”这有意无意拉长的袅袅余音，还有与之相配套的表情，让我莫名其妙，等到之后明其妙了，别人再问“你哪里的”，我要么置若罔闻，要么高亢地反问一句：“江西的，怎么了？”问的人总是被我那过犹不及的高亢吓一跳，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也可能，她假装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身份认同的艰难，可不止发生在菲律宾·罗斯的小说《人性的污秽》里；可不止发生在电视剧《虚构安娜》里；可不止发生在从乡下来到城市的沈从文身上；它也会发生在一个江西学子身上。

大学四年，我差不多就是以一种“刺猬的优雅”方式，以一种“反老表”的方式，来表明我的老表身份的。

真正爱上江西，是多年以后的事了。我们学校的外教艾米丽，一位来自英国约克的迷人女性，有一次和我聊起中国。她到过中国很多地方，也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任过教，她对北京上海不以为然，“just big city（只是一个大城市）”，她说，全世界的“big city（大城市）”都差不多，不管是伦敦还是纽约，都是一样的，太多人，太多车，太多商业中心，即使是文化场所，也不过是商业的变装而已，和阿尔多瓦电影里那些涂脂抹粉的变装人一样。但江西这个地方，有山有水有油菜花。艾米丽特别喜欢油菜花，她说中国的油菜花，是可以和梵高的向日葵那样，成为世界性伟大艺术的，如果中国也有一个“疯狂的梵高”的话。

艾米丽看的油菜花，不是婺源油菜花，而是江西南部宁都的油菜花，虽然宁都的油菜花没什么名气。艾米丽去宁都，本来也不是去看油菜花，而是去看翠微峰的，她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很感兴趣，看了赵园先生的随笔《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所以按图索骥来翠微峰寻踪了，没想到，“我一抬头，立刻被前方那铺天盖地而来的金黄色所震撼，这是我这辈子最眩晕的艳遇之一”——她说她还有一次眩晕的经历，那是在日本京都看见漫天飞舞的雪一样的樱花。

人真是有意思，我听了那么多年刘天浪先生的“江西是个好地方，好呀好地方，山清水秀好风光”，却从来无动于衷。但艾米丽这句把江西放在中国和世界语境下的赞美之词，却让我热血沸腾。

人要确认自我，有时需要他者的眼光。“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不是白雪公主的后妈蠢到不知道自己的长相，而是她知道一个人长得如何，她自己说了不算，镜子说了算。

而艾米丽，就是那面镜子。之后就一再去了宁都。我本来不是一个爱重复的人。经常听到有人说，什么什么书我看了好几遍，什么什么电影我看了好几遍，我觉得不可思议，再好看的，再好看的电影，我也不太可能看了又看，毕竟喜新厌旧是人之本性，也毕竟这个世界美好的事物太多，如果总在事情上盘桓，很有可能就会错过其他美好。所谓顾此失彼大概就是这意思吧？而我是那种贪心的人，对此与彼，都想要呢。

但宁都，却让我一而再再而三了。我发现，北方人总是比南方人更爱南方，艾米丽之所以被宁都的油菜花惊倒，和她是约克人无关系。约克在英国小说的一个出现了（呼啸山庄）那样“冷酷的浪漫主义”爱情小说的地方；而梵高是荷兰人，一个世界的北方以北，所以梵高才会被法国南方阿尔的向日葵所惊艳，画出了不朽的《向日葵》；而写出“人人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的韦庄，是京兆人，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人。总是北方的艺术家，把南方之美表达到极致。

乡土的，也是现代的；乡土的，也是世界的；乡土的，也是艺术的。

这是艾米丽和梵高告诉我的，梵高如果画的不是向日葵，而是摩天大楼和汽车，他的画，还能打动全世界人民吗？还能是全世界人民的乡愁吗？还能在美术史里不朽吗？

不知道，反正没有哪一个画高楼大厦画汽车的艺术，可以和画向日葵的梵高相比。

如果你是北方人，三月去江西宁都，看了阡陌纵横的灿灿的油菜花，看了人家院子里篱笆上开的绿白色豌豆花，看了花间飞舞的白蝴蝶黑蝴蝶蓝蝴蝶，又在古老的活了几百年的樟树下坐了半下午，喝了一碗或几碗芝麻糊茶，吃了玉兰香片，一定会让你生出韦庄“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之伤感的——除了艾米丽，韦庄是另一面镜子呢。

更不要说吃宁都那些“质而实饬，糲而实腴”的菜肴，三杯鸡、大块鱼、小布红烧肉、擂钵空心菜，这些东西，听起来简直就像那些叫“小翠”“小芳”的乡下女子。如果是以前，我是要大大大地嫌弃它们土气的，恨不得给它们改一下名字，改成“踏雪寻梅”“花样年华”才好，但现在，我觉得这些老实实在的名字挺好，至少不像海明威《流动的盛宴》那样傻头傻脑，当初看见这个书名，我以为可以趁机在书里大快朵颐一番的，虽说意犹未尽，但那时穷，我是经常用意念来代替吃的。没想到，《流动的盛宴》里根本没有盛宴——除非把乔伊斯菲茨杰拉德斯坦因当盛宴吃，不然，读者只能跟着饥肠辘辘的海明威在巴黎各个咖啡馆喝一肚子咖啡了。

但宁都的菜肴，不会这么忽悠你，鸡是鸡，鱼是鱼，调料是极少的，素以为绚，你一道道吃过去，或者采采流水蓬蓬远春，或者窈窕深谷时见人，秣是秣，纤是纤，都单纯，都清白，都一派天真烂漫到底，和宁都的油菜花豌豆花那样，有一种“阿婆还是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的青涩之好。

爱上一个人或一个地方，有时一秒就可以完成，但知道一个人或一个地方的好，有时可能要用上半辈子。

我对江西对宁都的爱，就是如此迤邐如此曲折发生的。